

乐活人生

## 蟹酿橙



Ruby

春天去杭州一日游，特地寻到当地老字号知味观餐馆，点了一只蟹酿橙。

蟹酿橙，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里提及过，它是一道南宋名菜。20世纪80年代，杭州专门成立了宋代古菜研究组，将众多失传已久的宋朝菜重新恢复上桌，蟹酿橙便是“死而复生”的其中一道。

自几年前我在G20杭州峰会的国宴菜单里看到这道菜后，便很想一尝解好奇。

蟹酿橙的做法是将橙子的顶部切掉，挖出内瓤，留少许橙汁，将蟹黄、蟹肉、蛋液等调料放入橙子壳，再将切下的橙子顶部盖好，用保鲜膜密封好，放入蒸笼里蒸半小时左右，即可上席。

知味观里的蟹酿橙都是当场现做。等待了约一个小时，服务员才将蟹酿橙端上桌来。小心地拆开保鲜膜，只见橙盖雕刻着花纹，切开的部位呈波浪形，仿佛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我迫不及待掀开盖，尝了一口，蟹的鲜美、橙的酸甜，融合在一起，酿出了奇特绝妙的滋味。真佩服古人在茫茫字海中挑选了“酿”字做菜名，一个“酿”字，生动形象地刻画出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侬我侬，回味无穷”的境界。

现场拍了张图发到了闺蜜群。一个闺蜜告诉我，她曾在西湖杨公堤的味庄餐厅吃过一次蟹酿橙。味庄对蟹酿橙做了更高级的改良，加入了杭白菊、香雪酒，味道更复合。她说：“吃蟹酿橙，是我和古人之间的无声对话，是一种心流。”的确，蟹酿橙绝不是狼吞虎咽的果腹之菜，而是一道可以静静体味“从前慢”的风雅菜。

这次我没有去味庄寻味，准备留点念想给未来。等下次再去杭州，即打算去味庄餐厅也点上一只蟹酿橙，比较比较与知味观的口感差异。



章忠

今天和同事一起踏春游玩，遇到蜂农老刘。他是河南人，带着一箱箱蜜蜂，千里迢迢追着花儿奔赴这里，这个季节是他最忙碌的时候，眼前满眼的油菜花在我们眼里是美景，在他眼里是汩汩流动的蜂蜜。蜂蜜是甘甜的，养蜂人的生活却是无比辛苦的，一年四季满世界跑，风餐露宿，生活简单而枯燥，寂寞孤单的滋味，一般人很难体会到。看到我们在不远处给他拍照，笑容如花一样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绽放开来。

老刘正在收蜜，他指着

## 甜蜜的事业



漫天飞舞的蜜蜂，提醒我们不要靠近他，我大声问他辛苦不辛苦，他回答：“没有苦哪来甜呢？吃得世间苦中苦，方能尝到人生甜如蜜，

哈哈，瞧我是不是自吹自擂、自我陶醉？”

我和同事们给他竖起大拇指，他笑得更灿烂了。



幽默之余

骑车从一条街经过时，突然被前方一栋楼上的一团黄花所吸引，走到跟前发现，原来是楼顶瓦缝中长出的两株油菜花，一株比较大，而另一株比较小。我把这有趣的一幕拍了下来。不知是风的原因，还是鸟的

## 楼顶的春天

帮助，让两株油菜花的种子在楼顶瓦缝中有了栖身之地。没有浇水，更没人施肥，完全靠老天爷的照顾，它们在夹缝中求生存。

楼顶这两株普普通通的油菜花，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眼球。它们用美丽的身姿，传递着春天的讯息。楼顶油菜花让我感慨万千，环境条件再差，只要播下希望的种子，就会有机会收获美好。



## 独黑嘿，不如众黑嘿



江建华

晚上在食堂吃饭，遇到几朵报花，其中一朵已有好些日子没见，见面就说我晒黑了。其实，自从干摄影以来，我的肤色就没白过，如果非说也有白些的时候，估计也只有在冬天那一小段。至于肤黑貌丑气质差的原因，我觉得常年日晒雨淋只是一方面，究其根本还是我的潜意识里不喜欢男人细皮嫩肉的模样。

我唯一一次用防晒霜，还是9年前去海南采访南通泳友横渡琼州海峡那次，据说不涂抹一番会晒掉一层皮，自然也就老老实实接

受了好心人的忠告。我记得有一次去汗蒸房，遇到一个已经有些谢顶的男人贴着面膜，我都恨不得去替他揭了。所以，跟我玩得来的、走得近的，大多比较黑，退一万步，至少不那么白，不然我会觉得像是扎在女人堆里那般难受。倘若他还娘炮，那就更玩不到一块儿去。当然，年岁渐长后，似乎也能接受要保护皮肤避免晒伤的观点，但行动总是会落后好几步，因此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，真不指望自己皮肤哪天变得不那么黑。

皮肤黑也有皮肤黑的好处，女人跟我在一起，大多不会因为肤色而感到有压力。我跟比我胖的糙老爷们在一起时，就特别放松，但当我在电梯间遇到苗

条的妹子，我就会习惯性地深吸一口气，尽量不让圆滚滚的肚子进一步放大中年大叔的油腻。皮肤黑的另一个好处，是下厨被油溅灼出的斑点也不那么显眼，这就好比月亮一出来，星星自然就少了一样。

临睡前，那个江豚巡护群里滴滴响，原来是兄弟们在讨论这几天拍江豚晒黑了云云。细细一想，我这几天似乎比他们晒得更久，难怪今晚报花说我黑了好几度。我默默在群里敲上：独黑嘿，不如众黑嘿。

报人  
Blog

## 本版投稿方式：

邮箱jhwbpq@163.com或扫二维码(如左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，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生活  
百味

## 花木的名字



丁维香

在朋友家玩，看见她家里的一盆栽树挺好看的，朋友说叫“发财树”，寓意发财、平安。我诧异，还有这样的树名？朋友笑道：“这有啥奇怪的，还有叫‘摇钱树’‘元宝树’‘金娃娃’的呢。”

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些“金光闪闪”的名字，一定是出于人们自己求财、求富的心理，硬塞给它们的。可是，它们知道自己叫这样的名字吗？它们接受、喜欢这样的名字吗？它们本来的名字又是什么呢？

上网一查，“发财树”叫瓜栗，“摇钱树”叫雪铁芋，富贵竹叫竹蕉，“金娃娃”叫萱草……

我不太喜欢那些太过功利性的名字。尽管给花木们取了这样的名字后，可以给商家带来更多买主；而买它的人抱着一盆“摇钱树”，期望着财源滚滚而满心欢喜。我还是喜欢它们的本名，不然的话，屈原“公子忘忧兮，树萱草于北堂”，变成“树金娃娃于北堂”，是多么的俗气。

孔子说：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如果我们在教孩子们认识这些花木的名字时，最好告诉他们除了“俗”名，它们还有一个真正属于它们的名字。

## 菜场随拍

建筑师 61319.  
郭俊

菜场的老狗，懒洋洋地趴着；我找了几个角度，发现还是想让它回头。于是在它身后连喊几声“小狗狗”，这狗到底灵敏度降低了，左顾右盼几个方向后，才找准了我的位置。然后愤然而起，冲到我身边，用低沉浑厚的嗓音对着我一阵怒吠。

我知道，它肯定会发火的，因为我藏在它身后，举着手机拍它的动作，非常疑似攻击。

可见，害怕与痛恨被偷袭，是一种本能；不光人有，动物也有。

